

J. Gordon

戈登等 著



as Dramatic Poet

戏剧诗人柏拉图

张文涛 选编 刘麒麟 黄莎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lato
as Dramatic Poet

戈登等 著

戏剧诗人柏拉图

张文涛 选编 刘麒麟 黄莎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剧诗人柏拉图 / 戈登等著; 张文涛选编; 刘麒麟, 黄莎等译. --2 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617-8564-5

I. ①戏… II. ①戈… ②张… ③刘… ④黄…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前 34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202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戏剧诗人柏拉图

戈登 等著

张文涛 选编 刘麒麟 黄莎 等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何家炜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印 张 19.875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64-5/B·629
定 价 4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导言：柏拉图的诗人面容（张文涛） / 1

戏剧诗人柏拉图

- 戈登 作为诗人和戏剧人的柏拉图（黄莎 译） / 33
- 布朗德尔 戏剧与对话：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形式及其解读问题（张文涛 译） / 71
- 吉利德 《斐多》的戏剧结构（刘麒麟 译 张文涛 校） / 135
- 戈登 柏拉图对形象的运用（黄莎 译） / 213
- 奈丁格尔 远距离的看：柏拉图的写实性模仿与想象性模仿（王琴 译） / 263

柏拉图与诗的传统

- 佩恩 作为神话拟剧的《克力同》（罗晓颖 译） / 295
- 纳吉 泛雅典娜节上的荷马与柏拉图（乔戈 译） / 328

- 麦加希 柏拉图的俄耳甫斯世界(卓新贤 译) / 356
- 奈丁格尔 柏拉图对雅典悲剧的运用和批评(张如贵 译) / 389
- 奈丁格尔 柏拉图与雅典喜剧(胥瑾 译) / 443

重审诗与哲学之争

- 格里斯渥德 柏拉图论诗和修辞(张文涛 译) / 483
- 辛奈柯 古老的纷争:《王制》卷十中苏格拉底对诗的批评
(罗晓颖 译) / 524
- 德内恩 解决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的奥德赛
(刘麒麟 译 张文涛 校) / 555

导言：柏拉图的诗人面容

设想柏拉图的作品丢了，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们就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古代哲人，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

——尼采《柏拉图对话研读入门》

一、哲人的诗人面容

柏拉图是诗人？

如今，凡研究哲学的谁不知道，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哲人，诗人之名从何说起？的确，在坊间流行的无数西方哲学史撰中，尽管柏拉图都位居要席，但我们很难见到柏拉图是诗人、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是诗作这种说法，遑论认真对待者了。但是，此种状况很可能是现代哲学史书写者这些专门家的偏见所致，因为，在诗人笔下，柏拉图的真正本色早就得到过很好的揭示，比如，19 世纪的大诗人雪莱就说：

柏拉图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意象真实而壮丽，他的语言富有旋律，凡此都达到了人们可能想象的最强程度。^①

比雪莱早两百多年的博学的诗人、学者锡德尼爵士，说得更细致：

任何好好研究柏拉图的人都会发现，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是哲学的，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最为依靠诗。因为全部都是依靠对话，而在对话中他虚构了许多雅典的善良市民，来谈那种他们上了大刑也不肯吐露的事情；此外，他那富有诗意的会谈细节的描写，如一个宴会的周到安排，一次散步的高情逸致等等，中间还穿插着纯粹的故事，如古格斯的指环等，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诗的花朵的人，是从未进过阿波罗花园的了。^②

雪莱和锡德尼都写过为诗辩护的名作，尽管二人都清楚柏拉图在《王制》（旧译《理想国》）中对诗的著名批评，其辩护立场亦有所不同，但他们对柏拉图作品诗性特征的认定和推崇，却几乎没有两样。

其实，前述偏见恐怕也仅仅来自今人，距离柏拉图更近的古人，远为清楚哲人柏拉图的诗人面容。

比如，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的柏拉图传记中，就为我们透露了很多消息。据他说，柏拉图的对话写作

① 雪莱，《诗之辩护》，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页139。

② 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页6。

受到了两名西西里诗人的深远影响，一位是喜剧诗人爱庇卡摩斯(Epicharmus)，另一位叫索福戎(Sophron)，写的是风格诙谐的拟剧(mime)。^①学习、模仿他们的柏拉图，极善于在其写作中塑造各种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描绘宴饮、诉讼、演说等等雅典公众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仅仅从这种渊源来看，我们已可清楚，柏拉图写的哲学对话，其实是文学戏剧，而且可能稍偏喜剧风格。

不过，柏拉图的戏剧怕不只有喜剧意味。公元1世纪左右，亚历山大的星象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将柏拉图的全部对话按四联剧(Tetralogy)形式编为后来成为权威的九卷集，^②似乎就在暗中提示柏拉图戏剧对话的悲剧底色，因为，由三部悲剧加一部萨提儿剧(笑剧)组成的四联剧，本为阿提卡悲剧竞赛的正规体例。忒拉绪洛斯似乎意在改进此前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的柏拉图对话三联剧(纯粹三部悲剧)编例，但是，三联剧也好，四联剧也好，这种内部分歧倒更显得是对柏拉图作品的悲剧意味、至少戏剧本性的进一步肯定。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视荷马为悲剧诗人的领袖(《王制》598d)，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柏拉图的写作怕是不会不与作为希腊诗之开端的荷马史诗有深厚渊源。其实，这一点古人也

① 参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上)，马永翔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页175—180。详参J. Gordon, *Turning Toward Philosophy: Literary Device and Dramatic Structure in Plato's Dialogu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页63以下。另外，其实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有有心人全面而细致地梳理过柏拉图的写作与爱庇卡摩斯及索福戎的关系了：J. M. S. McDonald, *Character — Portraiture in Epicharmus, Sophron, and Plato*,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Sewanee Tennessee, 1931(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

② 参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上)，前揭，页201以下；详参H. Tarrant, *Thrasyllan Platon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早就明白告诉过我们。比如公元3世纪时罗马治下的希腊人朗吉努斯(Longinus),在其诗学名著《论崇高》中就特别说道:

(就模仿荷马并同他竞赛而论),尤以柏拉图为出类拔萃,他引导荷马那源泉的无数小溪流入他自己的文章里。……要不是他全心全意要与荷马竞夺锦标,柏拉图决不能在他的哲学芳园里使得百花齐放,也不能同荷马一起踟躅于诗歌和词藻的幽林。^①

关于柏拉图之为诗人,不妨再看一个证据。一般认为,柏拉图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这些柏拉图后学,大多是教条性的形上学家,都热衷于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抽绎、发展形而上学体系。尽管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鲜有人注意的是,其实,他们并非都不知道自己的宗师写的是诗。比如,5世纪时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若克洛斯(Proclus),就不仅领会了柏拉图写诗的精神,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扬,直接写起颂诗(祷歌)来,其气魄可谓直追荷马的颂神诗。在普若克洛斯眼里,柏拉图的《蒂迈欧》和《帕默尼德》这些对话,完全就是一首首庄严宏伟的颂神诗,哲人柏拉图,当然是个诗人。^②

就文本而言,柏拉图的哲学戏剧的确与雅典戏剧相当一致,主体部分都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所以,对话与戏剧二词在这里基本可以换用。不过区别是有的,雅典戏剧、尤其悲剧中的对

① 朗吉努斯,《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页97—98。

② 参 R. M. Van Den Berg, *Proclus' Hymns: Essays, Translations, Commentary*, Leiden, 2001, 页23—26。直到19世纪,这种颂诗写作传统还被可谓最后一个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继承着。

白都是押韵的诗句，但柏拉图的对话是散文。因此，拉尔修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文体处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名哲言行录》，前掲，页192）。其实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他的老师柏拉图写的那种苏格拉底对话就归在诗的行列，尽管它不押韵，但它与索福戎等人的拟剧一样，都出自模仿，而模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才是诗的根本。^①

据说，青年柏拉图是个悲剧诗人，但他在决意跟随苏格拉底学哲学时候，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全部诗作。这似乎表明了柏拉图与诗决裂的绝然姿态。但柏拉图真的放弃诗艺了吗？现在看来，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对柏拉图的写作技艺理解深透的现代哲人、诗人尼采就看得很清楚，柏拉图恰恰将各种希腊诗艺集于了一身：

如果说悲剧吸收了一切早前艺术种类于自身，那么，这一点在特殊意义上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对话，它通过混合一切既有风格和形式而产生，游移在叙事、抒情与戏剧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从而也打破了同一语言形式的严格的古老法则。^②

总体而言，柏拉图的写作从其汲取养份的文学类型，至少有六种：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演说术和历史散文。^③ 就神话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页4（1147b），并参同页罗念生注5。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页59。

③ 参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页123。另参 A. W. Nightingale, *Genres in Dialogue: Plato and the Construct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1995。

诗人而言,柏拉图的写作与之相关的,除了荷马,还有俄耳甫斯、赫西俄德和品达。另外,柏拉图的写作与(伊索)寓言这种文类也有不小关系。^①通过模仿、戏仿、挪用等手段,柏拉图将这些诗艺统统吸收进来,或继承发展,或批评改造,最终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特别的对话世界、戏剧世界。

不过,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作品是戏剧,是诗,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说柏拉图是诗人,我们自然不是要否定他是哲人,但将柏拉图的哲学作品视为诗,对我们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诗是模仿,那么,柏拉图的诗模仿什么?至少可以说,柏拉图的诗模仿的对象之一就是行动中的哲学生活。^②也就是说,柏拉图的哲学对话,用诗的方式展示了哲学生活本身。在他无形的戏剧舞台上,哲人苏格拉底是一个主角(英雄),苏格拉底通过沉思和言谈在其生死中践行的哲学生活,就是柏拉图哲学戏剧的首要情节(故事)。

因此,柏拉图通过戏剧写作向我们表明的是,哲学首先不是一套“观念”,一种通过概念、推理来构成的“思想体系”、“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不断地思考这些观念或体系、无止境地追求智慧的行为本身。如果称前者为“言辞”、后者为“行动”,那么,哲学就不只是“言辞”,更是“行动”,而且首先是“行动”。只有将“言辞”和“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哲学的含义,如果只着眼

① 如参 L. Kurke, "Plato, Aesop, and the Beginnings of Mimetic Prose", *Representations*, Berkeley Spring 2006, 页 6—52。

② 按 J. Gordon(前掲书,页 77—78)的说法就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对哲学行动的一种模仿,通过语言媒介,它模仿以使人转向哲学生活为目的的对话。模仿的对象是哲学对话;媒介是语言;形式是对话;效果是引人引向哲学生活。这种诗必需的要素应该是:思想、性格、情节、言词、场景。”

于观念甚至观念体系,就已经落入第二义了。所以,哲学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或生活方式,一种以沉思和言谈为行动的特殊生活方式。如果说,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中的雅典指的就是哲学,那么,通过柏拉图,我们至少可以懂得“雅典”一词作为生活方式的这种原初含义。

这里要强调的是,柏拉图的戏剧写作方式对理解这一点具有根本意义。为什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回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是对话或戏剧,不是诗,而是纯粹的哲学“论文”,由此,在其中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哲人的生活、哲人以思考和言谈为主要行动的哲学生活本身,而是这一生活所产生的思维结果。因此可以说,“论文”写作实质上掩盖、遮蔽了哲学的“行动”本性,“言辞”似乎成了哲学的唯一特性。如果我们仅仅从哲学言辞(哲学思想、哲学体系)来理解哲学的含义,哲学作为行动、作为生活方式的真正本性就被遗忘了。阅读柏拉图展示哲人生活的哲学戏剧,就有助于我们回忆起这一本性。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文的方式来阅读柏拉图的哲学戏剧,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再次的遗忘。不幸得很,这种再次遗忘正是我们大多数搞哲学的人一拿起柏拉图的书就会患上的阅读病症。

不仅如此。进一步看,论文体书写在掩盖哲学的生活方式本性的同时,也掩盖了这种生活是出现于或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背景——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体、政治生活共同体——中这个基本的事实。描写一种生活,就必然要触及这种生活的背景,触及与这种生活相关的其他生活——道理很简单,人不能生活在真空中,而世上的生活绝不止一种。因此,通过用戏剧、用诗来描写哲人的生活,柏拉图同时就让我们看到了哲人生活的日常境遇、政治境遇。如果说前述那种掩盖的意义是哲学性的,那

么,论文体哲学书写对这一境遇的掩盖其意义就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政治哲学性的。所以,阅读柏拉图的哲学戏剧,同样有助于我们回忆起哲学的这种生存境遇,回忆起哲学生活天然的日常、政治处境,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就是哲学生活的洞穴处境。

显然,这种回忆可能使我们对哲学的含义和本性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不过有个条件,这就是,我们得在意识到哲学生活的这种原初处境之后,反思一个问题:哲学这种生活方式是否人人都能够过、都愿意过、都应该过的生活方式?^① 比如,在读柏拉图的哲学戏剧时,我们就可以想一个问题:苏格拉底那种生活,是人人都能够、愿意、应该过的吗,无论是他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深入体会来寻找答案,不过,对本文来说,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因为,对理解柏拉图戏剧写作的重大意义来说,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已然足够了。

关于柏拉图,现代哲人怀特海说过一句名言:“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在于,它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构成的。”^② 这话或许不无道理,但是,现代形上学家怀特海在说这话之前,真的读懂柏拉图了吗? 甚至,欧洲哲学传统关于柏拉图的那一系列注脚,有没有注对? 很可能,这句广为流传、广为接受的名言,正反讽性地暗示着一个误解柏拉图的长久历史。

是恢复柏拉图诗人面容的时候了。

① 就是说,古代哲学教我们懂得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是不是等于说“古代哲学给我们的教诲就是:呼请每一个人都来改变自己”? 见 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trans. by M. Chase, Blackwell, 1995, 页 275, 重点为笔者所加。

②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页 70。

二、哲学解读的文学转向

其实，西方学界为恢复柏拉图的诗人面容而做出努力，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只是我们有所不知罢了。

这种努力直接针对的就是关于柏拉图的那种“现代哲学史书写偏见”。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偏见？它是如何来的？抵制或消除这种偏见、恢复柏拉图诗人面容的努力其概况怎样？大致搞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培养我们在重新读解柏拉图时应该具有的历史感觉或历史意识。

在现代柏拉图研究兴起之前，柏拉图的思想除了作为后来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基因而流传衍变之外，就“经学”统绪而言，主要是由柏拉图主义尤其新柏拉图主义来传承的。总体上，新柏拉图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宗教信仰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现代柏拉图研究尽管以拒绝新柏拉图主义为起点，但仍然以承接对柏拉图思想的这种“体系性”理解为预设或前题。^①

现代柏拉图研究起源于德国，发端于 J. Brucker (*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 1742) 及 G. Tennemann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1792—95)，在随后的 K. F. Hermann (*Geschichte und*

① 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解释的兴衰史、18 世纪以来的现代柏拉图解读史，可分别参看 E. N. Tigerstedt 的两本书：*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Neoplatonic Interpretation of Plato*, Helsinki, 1974; *Interpreting Plato*, Almqvist & Wiksell 1977。关于现代柏拉图的解读历史与方法传统，还可参 A. C. Bowen, “On Interpreting Plato”, 见 C. L. Griswold JR. ed., *Platonic Writings, Platonic Readings*, Pennsylvania, 1988, 页 43—48; D. Nails, *Agora, Academy, and the Conduct of Philosophy*, Netherlands 1995, 页 53—138; C. C. W. Taylor, “The Origins of Our Present Paradigms”, 见 J. Annas and C. Row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Plato, Modern and Ancient*, Washington, 2002, 页 73—92; 以下参考上述资料处不再详细出注。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1839)、尤其黑格尔的学生策勒尔(E. Zeller,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1844—52)的手中,典型体现了现代哲学的思想意识、以探寻思想“体系”为宗旨的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就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对柏拉图作体系性理解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柏拉图写的不是论文,而是戏剧性对话,由此,这体系必须由研究者来重构。可是,怎么来克服柏拉图思想在同篇对话之中或不同对话之间所出现的种种矛盾、断裂乃至鸿沟呢?发展论(Developmentalism)与编年论(Chronology)就是为解决这一困难而出场的,于是就有了一直影响至今的将柏拉图对话按早、中、晚三期进行(相对乃至绝对)编年的通行做法。分期与编年开始时多依赖历史考订(尤其实证性的历史传记研究,代表如 Wilamowitz 及 A. E. Taylor)与思想思辨,经过 19 世纪中晚期 Jowett 的学生 Campbell 的语言风格分析法(Stylometry)努力后,编年法获得了长足进展,20 世纪中后期更借助电脑技术的威力继续影响学界。^①除此之外,就是运用去伪法,把实在难以纳入体系的对话判定为伪作(有如 A. E. Allen 这种激进到怀疑柏拉图对话仅 9 篇为真者),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怀疑柏拉图会不会思想了(比如后来的 E. Robinson)。

19 世纪就有人怀疑这种通过发展论来抹平矛盾建立统一体系的做法是否可靠,比如英国著名希腊史家格罗特(G. Grote)就对柏拉图对话采取了逐篇解读、保留困难,而不企图强行建构体系的做法,^②格罗特被人称作怀疑派,可这种怀疑或许也可以

① 据 D. Nails 前揭书页 115 统计,从 1792 年(Tennemann)到 1981 年(C. Kahn)间,共出现了 132 种排序方案! 页 58—61 对比例举了 11 个名家的分期及相对编年方案,页 134 对比例举了 2 家绝对编年方案。

② 其三卷本大著 *Plato and Other Companions of Socrates* 首版于 1865 年(笔者所见为 Thoernmes Press 1998 年重印本)。

理解为慎重。还有另外一种意见,也不同意发展论,这就是所谓的意图论或统一论,发端于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①后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肖里(P. Shorey)为代表,^②否认柏拉图思想是从幼稚发展为成熟的,认为他的写作与思想一开始就有一种统一的意图(与格罗特一样,施莱尔马赫和肖里的方式也是逐篇解读)。另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学者 K. Gaiser 和 J. Krämer, 创建了柏拉图研究中代表一种独特进路的图宾根学派(如今以 T. A. Szlezak 为代表,德国之外也有影响,比如英国的 J. N. Findlay 及意大利的 G. Reale),其基本论点为,柏拉图的确有个统一的体系,但这不全在成文的对话作品中,更包含在其口传教诲中,成文对话则“隐微”地指向口传教诲(图宾根派隐微论的最大麻烦,就是成文的对话作品最终将变得不那么重要)。^③

与重构“体系”相关的做法,就是搜寻“学说”,这是现代柏拉图研究受现代哲学意识支配的另一个面相。比如,策勒尔就具体从“辩证法,或理式学说”、“物理学”、“伦理学”、“宗教和艺术”等现代学科视角入手,搜寻柏拉图的种种相关学说(Doctrines),来建构柏拉图思想体系的总体图景,比如《王制》被他归到了伦理学中。^④ 也以《王制》为例,现代无数相关的研究,都在致力于抽绎、搜寻这篇对话中的种种学说:正义学说、国家学说、政体学

① F. Schleiermacher, *Introductions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 by B. Dobson, Arno Press, 1836/1973(德文初版于1804)。

② P. Shorey, *The Unity of Plato's Thought*, Chicago 1903/1968;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1933/1978。

③ 图宾根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如 J. Krämer, *Plato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 New York 1990; J. N. Findlay, *Plato: The Written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London, 1974, 2000。

④ 见 E. Zeller, *Plato and the Older Academy*, trans. by S. F. Alleyne and A. Goodwin, London, 1888。

说、知识学说、理念学说、回忆学说、神学学说、宗教学说、心理学说、教育学说、文学学说、美学学说,乃至音乐学说、体育学说、数学学说、天文学说……

总之,现代柏拉图研究的传统方法可以概括为:编年辨伪、重构体系、划分学科、归纳学说。这就是现代柏拉图研究的传统偏见,亦即前文所说的关于柏拉图的那种“现代哲学史书写偏见”。

体系一学说进路完全忽略了柏拉图写作的最表面特征:柏拉图写的乃是对话,是运用诸多文学手法写就、包含情节发展与冲突的戏剧,因而,以这种忽略为基础的读法不可能真正读懂柏拉图。情况在上世纪 30 年代发生了根本转变。自那以来,西方学界的柏拉图研究发生了可谓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那时起,“文学形式转向”在方法论上成为西方柏拉图对话解读的主流取向。如今,这种解读已积累丰厚、硕果累累,可以说,一个名符其实的柏拉图对话的文学解读传统已然建立起来。^①

① 关于这一转向,可参 G. A. Press 为 R. Hart 及 V. Tejera 所编 *Plato's Dialogues: The Dia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1999) 写的序言“The Dialogical Mode in Modern Plato Studies”(页 1—28),作者以整个柏拉图解释史(从柏拉图身后一直到当下)为背景,对此转向做了扼要描述;又参 G. A. Press 所编 *Plato's Dialogues: New Studies and Interpretations* (Rowman 1993),尤其 Press 的前言、导论(页 1—17)及“Principles of Dramatic and Non-Dogmatic Plato Interpretation”(页 107—128),H. S. Thayer 的“Meaning and Dramatic Interpretation”(页 47—61),以及 V. Tejera 的“The Hellenistic Obliteration of Plato's Dialogism”(页 129—147);亦参 C. Griswold 编的 *Platonic Writings, Platonic Readings*, 前揭;下文参考上述资料处不再出注。就对柏拉图对话的具体解释而言,这个传统累积的文献已相当多,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除了上面 Tejera、Press、Griswold 编的三种集子及其所附参考文献外,可以参看 Amihud Gilead 所著 *The Platonic Odyssey: A Philosophical—Literary Inquiry into the Phaedo* (Amsterdam, 1994) 一书的一个文献性长注 39 (页 143—148),这里提供了一般而言关于柏拉图对话、具体而言关于《斐多》的文学—戏剧解释进路的大量文献。